

影 子

四幕讽刺剧

〔俄〕萨尔蒂科夫-谢德林著

李明琨译

М. Е. Салтыков-Щедрин

ТЕНИ

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“Искусство”, Москва, 1954 年版译出

影 子

〔俄〕萨尔蒂科夫-谢德林著

李明琨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25 字数 76,000

1981 年 3 月第 1 版 198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6,000 册

书号: 10188·190 定价: (六) 0.35 元

第一幕

登场人物

彼得·谢尔盖伊奇·克拉维罗夫 三十岁左右的青年，可已经是一位职位很高的官员；一副未老先衰的面貌，头发和鬓发已经斑白，头上秃了一小块。

尼古拉·德米特里奇·鲍贝廖夫 青年，克拉维罗夫的同学。刚从他供职的外省来到彼得堡，曾任某人副手或某部门副主管之职。衣着虽不入时，但很整洁。

巴维尔·尼古拉伊奇·纳鲍伊金 克拉维罗夫的同学，现在是他的下属；外表高贵的青年，衣着华丽。

伊凡·米赫伊奇·斯维斯季科夫 上了年纪的绅士，克拉维罗夫的下属；高个子，宽肩，当克拉维罗夫在场时，总是躬着身子，踮着脚尖走路；在克拉维罗夫身边履行着家庭丑角的职责。

塔拉卡诺夫公爵 青年，克拉维罗夫的顶头上司的侄儿。

纳鲁卡夫尼科夫 青年，包税商之子。

克拉维罗夫的书房。左侧一张写字台，斜对着观众，台上乱

放着一堆堆公文，舞台后方另有一张空着的写字台，右侧有一只低矮的大沙发；墙上挂着许多照片；房里零乱地摆着一些柔软的家具；入口门在右边，左边的门通向内室。幕启时斯维斯季科夫身穿制服，腋下夹着公文皮包，站在门口。鲍贝廖夫穿着燕尾服，戴着淡黄色手套，上。

第 一 场

斯维斯季科夫和鲍贝廖夫。

鲍贝廖夫（向斯维斯季科夫）听说克拉维罗夫在书房里，是吗？

斯维斯季科夫 局长吗？在里面。（指指通向内室的门）今天局长大人不接见客人，这儿就我一个人。您是谁？（仔细打量着他）

鲍贝廖夫 可您是谁呢？

斯维斯季科夫 我是大人的部下。

鲍贝廖夫 我是他的同学。请问，克拉维罗夫的公事很忙吗？

斯维斯季科夫 您指的是现在吗？

鲍贝廖夫 不，我指的是他时常很忙吗？

斯维斯季科夫 当然，当然。光是我们的收文要请他过目的就有一万五千件左右。我们的机构可大哩！

鲍贝廖夫 不错，克拉维罗夫真荣耀；成就不小啊！有这样一位同学真叫人高兴！

斯维斯季科夫 一点不错。不过我得告诉您，对于一个当上了局长的高级官员来说，老同学的关系……即使没有完全疏远，也总会显得不大密切。当然，我不敢武断，可是，又的确是那样的。

鲍贝廖夫 难道克拉维罗夫……有些那个吗？

斯维斯季科夫 哎呀……怎么能那样说！

鲍贝廖夫 可是……

斯维斯季科夫 不……怎么能那样说？当然……一位个性强的人物，不过，那也没有什么。

鲍贝廖夫 我跟他分手那么长时间，我的确不了解……您很了解克拉维罗夫吗？

斯维斯季科夫 啊呀，每天一早可以见得到……而且，在同一所房子里，情况就是这样……

鲍贝廖夫 那么，克拉维罗夫……当真有些那个吗？

斯维斯季科夫 我是说他并不很“那个”，可是有那么一点儿……让我对您直截了当地说吗？

鲍贝廖夫 请赐教。

斯维斯季科夫 您看您老是叫他克拉维罗夫，可是，我们呢，老实说，已经改掉了对他称名道姓的习惯了，总是称他大人阁下，或者局长老爷！……甚至在心底里似乎也不敢有别的称呼。

鲍贝廖夫 原来如此！

斯维斯季科夫 可不是吗？好，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吧：您来求见我们大人——竟然直接闯到书房里来！

鲍贝廖夫 那么，您认为，我最好是在前厅等候吗？

斯维斯季科夫 应当这样。当然，我们局长准会把您当作一位老同学来热烈欢迎的，但是，如果他看到您对他的高官显爵表现出敬意，他就会更加高兴一些。

鲍贝廖夫（嘲讽地）那么，您认为，我直接跑到书房里来，大人他就会不高兴吗？

斯维斯季科夫 不是说不高兴……上帝保佑！他不会做出那种样子来！不过，您要知道，他一有机会就会想起这件事。他决不明说，却采用种种外交手腕：他会对每个字都加上个颤舌音ep，称上几声“阁下”，亲自动手把椅子推过来，讲解一通哲学问题……总之一句话，他会用最礼貌的办法来伤害一个人。您是打外省来的吗？

鲍贝廖夫 是的，我打谢米奥捷尔斯克来。

斯维斯季科夫 地方很远哩。当然啰，外省在礼貌方面是马马虎虎、不怎么讲究的；彼此一见面就是接吻，亲热，叫喊着：你呀——mon cher（法语：我亲爱的），你呀——mon cher！所以，他们连问也不问一声就能往书房里闯。

鲍贝廖夫（嘲讽地）活见鬼，不过，我好久没有到彼得堡来也真丢人：简直把所有的习惯都忘得干干净净了。

斯维斯季科夫 这可千万忘记不得。老实跟您说吧，我们这儿对于这一点有这样一种概念：当一个人待在那儿的时候（指指入口门），他不是伊凡，不是谢尔盖，不是彼得里科夫，也不是斯维斯季科夫——统统叫做求事人。求事人甲，求事人乙——全跟舞台上的农夫一样：农夫甲，农夫乙，等等。我们只要简单地向局长报告一声：禀大人，求事人候见，于是局长回答一声“啊”，有时甚至一声也不吭，至于以后对谁关切，对谁冷淡，那就全是他老人家的事了。可是，一个人自作主张就直接闯到这儿来——这就是说，他认为自己有权秘密地打搅大人。因此……

鲍贝廖夫 可是，难道您不是在书房里吗？

斯维斯季科夫 我可是另外一回事啦，我是他的部下呀。

鲍贝廖夫 看来，您可说是个讲究实际的人。不过，我毕竟希望大人他能注意到老同学的情份……

斯维斯季科夫 当然……但是最好还是让局长自己来裁夺吧……最好让他自己来到客厅说，啊，老朋友，请到书房里来！（鲍贝廖夫笑）您觉得好笑吗？

鲍贝廖夫 不，没有什么……请讲下去吧！

斯维斯季科夫 请您注意，他当上了局长，而且年纪又轻，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……大概他一个人可以抵得上两个老家伙哩！

第 二 场

人物同上，纳鲍伊金(身穿制服，夹着公文皮包，音响很大地快步上)。

纳鲍伊金 我看见谁啦！鲍贝廖夫！你打哪儿来，梦想家？

鲍贝廖夫 打谢米奥捷尔斯科来；今天刚到，还没来得及到别人那儿去呢。(接吻)

纳鲍伊金 好！到底先来拜见一下局长——有道理！（向斯维斯季科夫）克拉维罗夫没出去吧？（斯维斯季科夫不作答，却扮了个鬼脸，作梳妆样）小丑！

鲍贝廖夫 纳鲍伊金，你在克拉维罗夫手下做事吗？

纳鲍伊金 是在他手下；克拉维罗夫收容了我们很多人。不错，cher(法语：亲爱的)，这个人前程远大。(指着头) Et avec ça infatigable (法语：在这方面，灵极了)。你不打算找他吗？

鲍贝廖夫 (胆怯地)是呀……想找他……

纳鲍伊金 大概在谢米奥捷尔斯科蹲腻了吧？说句老实话，我们这个时代在外省做事，是一个最最可怕的时代错误。你是什么官衔？

鲍贝廖夫 八等文官。

纳鲍伊金 唔，滋味可不大好受哇！

斯维斯季科夫 简直糟透了！……

纳鲍伊金 小丑！可是，鲍贝廖夫，我得给你介绍一下：这位是斯维斯季科夫，庶务官，兼出纳，又是房屋看管员，所以，从抽水马桶这个角度来说，他倒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人物啰。（斯维斯季科夫不成体统地发出咕噜声）老弟！他是留在我们部里的远古时代的唯一残渣余孽了；其余的可以说一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。你要是到我们办公室来——就会一目了然的。

斯维斯季科夫 一点不错，您会一目了然！

鲍贝廖夫 怎么样？

斯维斯季科夫 怎么样嘛，有的坐在办公桌上，有的嘴里叼着香烟，有的在大谈其山海经。

纳鲍伊金 而且，有的还跟斯维斯季科夫纠缠不清呢！得，不谈这个啦，你自己以后一切都会看到的。最好还是谈谈你的事吧。你到我们这儿来是对路子的，只不过我得老实警告你，不花力气是不行的。Vous savez, mon cher, entre camarades on se doit la vérité, rien que la vérité（法语：要知道，我亲爱的，同学之间应该讲老实话，只能讲老实话）。

鲍贝廖夫 当然啰，要不是靠同学，我还能从哪儿去了解情况？我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？你自己也明白，在谢米奥捷尔斯克真是耳目闭塞极了。

纳鲍伊金 那么，你看着吧，对于你的事，当然，凡是克拉维罗夫办得到的，他一定帮忙，可是，mon cher，不管我

们的愿望如何，我们有时候还是无法违抗命运的安排……我再重复一遍：作为你的老同学，我认为有必要警告你……cher，你得了解，克拉维罗夫本身还需要巩固自己的地位。当然，他现在的地位可算是不坏的，可是，对他来说，这毕竟不过是个车站，他希望停留在这个站上的时间越短越好。所以，他必须拉关系，而为了要拉关系，他就必须作一些让步——生活的全部学问就在这儿呀！克拉维罗夫对这点比别人懂得更透彻——aussi, le prince, qui est tout puissant pour le moment, en raffole (法语：并且还有公爵，他现在对克拉维罗夫宠信得不得了)。

鲍贝廖夫 嗯！老同学们可能会设法帮点儿忙吧……

纳鲍伊金 一切都是很有可能的，不过，主要的还是不要沉迷在幻想里！这也是生活的一种学问，而且的确是一种不坏的学问。我很了解，你们这些先生们，打外省赶到这儿来，都是抱着某种希望的……

鲍贝廖夫 要是非要再回到谢米奥捷尔斯克去，那可真是糟糕透了……

纳鲍伊金 大概你跟那儿的一切永远告别了吧……

斯维斯季科夫 这是常有的事。以前我在霍洛波夫做事的时候，我们那儿的主席就告别了十来趟，回来向大家问好了十趟，直到中风瘫痪为止。他还会长眠在那儿哩！
(大家都笑起来)

纳鲍伊金 不过,我还没有问过你,是什么迫使你离开可爱的谢米奥捷尔斯克的:是不是单单因为在外省玩得厌烦了,还是另有别的什么原因呢?

鲍贝廖夫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对你说:是厌烦了,同时也是因为在公事上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

纳鲍伊金 啊!不愉快的事情! ceci, c'est grave (法语:这就严重了)!

鲍贝廖夫 是的,在那儿……我在公事上提了些个别意见……

纳鲍伊金 你真的提了些个别意见吗?

斯维斯季科夫 (一面擦着手,一面细声细气地说)您真的提了些个别意见吗?

纳鲍伊金 住嘴,斯维斯季科夫,没有问您。Pardon, mon cher (法语:请原谅,我亲爱的),不过我得告诉你,提那些意见是极其愚蠢的行为,如果可能的话,别让克拉维罗夫知道,那你的事情不管怎样就会有安排……我们这个时代,老朋友,需要的是纪律,不是意见……

鲍贝廖夫 正相反,我原打算坦率地把一切都对克拉维罗夫说的。

纳鲍伊金 上帝保佑你!你不了解人,mon cher,或者最好是说,你不了解时代。克拉维罗夫跟我一样,很懂得同那些呆在外省泥屋子里的少校副官们共事,确是难以忍受的,可是他首先就是当代的人物。时代的智慧

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能跟那些少校副官们吵嘴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人家就会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印象。（鲍贝廖夫想插嘴）Pardon, mon cher, 让我把我的想法讲完……我说，这样一来，人家就会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印象，因为一个有本领的人应该掌握这些两条腿的动物，应该迫使他们听从自己的摆布；如果他做不到这点，那是他自己的错，那是他的本领还不够大……

鲍贝廖夫 可是，请让我……

纳鲍伊金 别打岔，鲍贝廖夫，让我把意见讲完……

斯维斯季科夫 请您别打岔，他会把我们现时国家的全部实质讲给您听……

纳鲍伊金 你这小丑！我们得认真谈谈，鲍贝廖夫。我问你，当时干吗要派你到那儿去呢？派你去，就是为了要你去领导所有那些少校副官，就是为了要你使那些准尉们的议论合乎人情世故。上级没有那些少校副官和准尉是不行的——*c'est sa manière de faire la cour à...*（法语：这就是他的一种讨好的手法……）是呀，你自己也知道要讨好什么人！同时上级也很了解这些准尉都不过是些臭蛋，派你去他们那儿就是为了 *pour relever le goût*（法语：消除臭蛋的臭味）。懂了吗，上级期望你的，不是去吵嘴，而是要办事；懂了吗，上级完全有权吩咐你：在那儿把你自个儿的事办好，你爱怎样就怎样，可是得让我有可能忘掉所有那些肢体不全、见异思迁的家伙，

让我有可能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，不是吗？上级派你去的时候，他对自己说：我放心了，因为我有鲍贝廖夫在那儿，他在用我的眼睛看……

斯维斯季科夫 用我的鼻子嗅……

纳鲍伊金 叫您住嘴，斯维斯季科夫。

斯维斯季科夫 对不起，巴维尔·尼古拉伊奇，我在讲我自己呀！

纳鲍伊金 （不满地避开斯维斯季科夫）*Mais comprends donc, mon cher, quel beau rôle pour un jeune homme*（法语：你要了解，我亲爱的，对年青人来讲，这是多么出色的角色啊）！可是你倒好，不光是提醒他，说什么我们那儿有那么一些少校副官，而且竟然跟他们吵起架来！

鲍贝廖夫 这在理论上都是对的，纳鲍伊金，可是在实践中，除了少校副官们以外，还有他们的老婆，他们的大小姨子，他们的秘书，最后还有……

纳鲍伊金 在这种场合，你就该到彼得堡来，跟适当的人悄悄地谈上一谈，但是你却去写呈文……呸！

鲍贝廖夫 可是，你要知道，我不是第一个这样做，纳鲍伊金！我的前任，也是我们的同学，他就经常提意见。

纳鲍伊金 时代不同啦，*mon cher*！那时候上级的确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政工作的详情细节上，因此甚至对所有那些意外事件、疑虑和问题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比方说，伊凡得罪了彼得，但是他得罪他并不完全合乎法

律规定，这就构成了法律问题，于是一些好心肠的人就津津有味地玩味起来，其实他们并不了解，上级不论对于伊凡，或者对于彼得都毫不关心。现在——情况完全不同了，现在我们没功夫去管鸡毛蒜皮的事情，因为这些事儿是会自生自灭的，现在我们心目中只有制度——如此而已。

鲍贝廖夫 可是要知道，关于制度本身不是也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吗？

纳鲍伊金 决不会。整个制度在于一个词儿，那就是纪律，如此而已。

鲍贝廖夫 可是要知道，纪律不过是一种手段，纳鲍伊金，一种对任何制度都同样适用的手段。

纳鲍伊金 一般说来是这样，可在官场中纪律本身就是制度。这点讲不清楚，却感觉得到。你在到我们这儿来以前，早就应当使自己确信制度是完美无缺的，一般说来，不管你遇到的是一种什么制度，然后使你的一切行动和思想都完全服从于它。你不过是一个执行者，如此而已；你的才华，你的本领当然都是很宝贵的，可是它们只有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才说得上宝贵，那就是一个聪明干练的人搞任何一桩玩艺儿都比一个笨蛋更灵巧。克拉维罗夫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他的地位才这样高，而且到将来还要步步高升。他不反对任何人，也不跟任何人争论，因为他知道，跟他发生关系的每一

个人所想望的，实质上就是他所想望的；另一方面，谁也不去监视他，给他下指示，因为大家也都很了解，克拉维罗夫所想望的也正是他们所想望的，而且，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，克拉维罗夫想起来显得更有才能，他能够用更为审慎的办法来达到目的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方针。

鲍贝廖夫 要知道，从前也常有这种事；从前也常看到那种无条件执行命令的人们。

纳鲍伊金 从前人们只是机械地执行命令，仅仅因为这是命令的缘故，而现在人们却是由于自己的信念而执行命令；因为从前最重要的是忠于人，而现在最重要的是忠于制度。比方说，斯维斯季科夫勤勤恳恳地伺候克拉维罗夫，就象伺候彼得·谢尔盖伊奇一个样，可是他决不怀疑彼得·谢尔盖伊奇就是原则本身的化身。

斯维斯季科夫 说得一点都不错……但是，请听我说！要知道，在彼得·谢尔盖伊奇以前本来是斯捷潘·米哈伊雷奇，那时候我也是忠心耿耿地伺候他——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可见是这个原则在我心里起着作用，因为我并不是把他当作斯捷潘·米哈伊雷奇这个人，而只是把他当作我的上司来伺候的！所以无论是斯捷潘·米哈伊雷奇或者是彼得·谢尔盖伊奇，对我来说，都是一码子事，都是上司……是制度！

鲍贝廖夫 这样说来，这倒真象一种制度，纳鲍伊金！

纳鲍伊金 是呀，是呀！（亲切地拍拍斯维斯季科夫的肩头）象这样的人我们还是需要的啊！象这样的人是不会出卖我们的！Diantre! nous pouvons aussi avoir nos petites faiblesses à nous(法语：见鬼！说不定我们就有些小毛小病哪)！

斯维斯季科夫 关于这个么，当然……我们不会出卖的！只要逢年过节时从结余的款子里多发几个钱就行啦！

纳鲍伊金 这倒可以考虑的，真是个好老头儿！（向鲍贝廖夫）好啦，你说说，鲍贝廖夫，在那可爱的谢米奥捷尔斯克你还干了些什么事情？

鲍贝廖夫 干了些什么……好吧，比方说，结了婚……

纳鲍伊金 啊哈！你结了婚啦！好哇，这个不错，可是，这只是 entre nous soit dit (法语：我们彼此之间的话)，有点儿不方便哩。你太太漂亮吗？

鲍贝廖夫 不知道，这个大家没说什么。

纳鲍伊金 好呀，这么说，她是漂亮的啰。这个不坏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mon cher，一个漂亮的女人能做许多事情哩……

斯维斯季科夫 一个漂亮女人能给人第二次生命，巴维尔·尼古拉伊奇！

第 三 场

人物同上，克拉维罗夫（身穿华丽的晨服，口衔雪茄烟上）。

克拉维罗夫 哎，你们这些先生在这儿议论什么漂亮女人啊！大概又是斯维斯季科夫这个坏蛋在捣鬼吧！（看见鲍贝廖夫）哎呀，我看见谁啦！你从哪儿来，梦想家！

鲍贝廖夫 （茫然无所措地）克拉维罗夫……大人阁下……

克拉维罗夫 （跟他握手）不错，老弟，大家都称呼我“大人阁下”！是呀，不过我希望，作为一个老同学，你就丢掉所有这一切礼节吧。（向斯维斯季科夫）伊凡·米赫伊奇，一切都顺利吗？

斯维斯季科夫 一切都很顺利，大人。

克拉维罗夫 没什么新鲜事儿吗？

斯维斯季科夫 没什么新鲜事儿，大人。

克拉维罗夫 那就好极啦。

斯维斯季科夫 J'aime ça（法语：我也高兴），大人。（克拉维罗夫宽容地微笑）

克拉维罗夫 那里去过吗？

斯维斯季科夫 刚从那儿来。她接见我的时候穿一身极其雅致的便服。

纳鲍伊金 我想，您一定看得眼花缭乱了吧？

斯维斯季科夫 不，巴维尔·尼古拉伊奇，没有看得眼花缭乱。当然并不是对方不值得一看，而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记着我们的长官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就不得乱看，而应当加以保护。